

21.01
雙流縣文史資料選編

第一輯 168

8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目 录

发刊词	(1)
辛亥年双流县的保路风潮	
……双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	(4)
巡防军残杀无辜	周本纯 (40)
彭芬事略	张国元 彭福商 (43)
彭光烈事略	彭 畴 (46)
地下党擦耳岩联络站	
……双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	(53)
回忆我在擦耳岩的一段经历	彭先云 (77)
我在红石乡从事地下农运和创办《火炬报》的情况	
……张泽石	(87)
我参加成都长机帮罢工经过	黄正心 (92)
从临时参议会的记录材料看国民党统治下的双流	
……王泽枋整理	(98)
双流县参议会新、老两派斗争的内幕	傅茂材 (107)
忆馮玉祥将军双流之行	
……张安中 傅茂材 瞿维祺	(116)
抗日期间我在川军的经历	江遂初 (127)
国民党廿四军驻双流造假银元见闻	瞿维祺 (138)
贼喊捉贼的红牌楼缉烟案	文兰森 夏 霖 (142)

四十年代双流农业的示范与推广.....	骆大勋	(145)
“一支狐狸修成精”	成白非 成孝钦	(156)
——华阳镇解放前七家工商户的简迹		
回忆“六腊战争”	曾光耀	(166)
解放前双流教育界的一次反霸斗争.....	邓奕彰	(169)
旧双流的社会与袍哥.....	文兰森	(173)
解放前中和场的社会概况.....	向福贵	(186)
大舵把子当“肥猪”	彭福商	(206)
本刊征稿启事和征稿参考目录.....		(210)

发 刊 词

双流县政协自一九八一年恢复机构开展工作以来，在省、市政协的关怀指导下，即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展对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工作，是周总理生前所倡导，他着重指出过：“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使后人知道老根子和供历史研究的参考”。周总理还特别强调“文史资料要有正确的方向，要存真，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近于消遣”。这些教导仍然是我们今天从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应遵循的方向。打倒“四人帮”后，各级政协恢复了工作，政协委员中也增加了不少老党员、老干部，为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增添了撰写革命斗争史的新内容，因此一九七八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也把“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规定为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时限上，已从原来的戊戌政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延伸至打倒“四人帮”为止。

在双流县委的领导关怀下，在政协全体委员、基层党政

部门和有关单位、社会人士的积极支持赞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收到许多各类题材的资料，其中有的稿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此基础上，为了便于积累和保存双流县地方历史文献资料，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以后的新县志编纂工作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素材，我们在搜集到的资料中，选择整理一部份先行出版《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县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双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从清朝末年，经历了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近百年时间，历尽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苦难，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一九四九年的解放。中国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些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民族、宗教、艺术、社会生活等，要求亲见亲闻的老年人士，毫无顾忌地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把它记录下来，教育青年一代，“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说，有其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毛主席曾说过：“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从根本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长在今天幸福之中的年青一代，一般是不知道旧社会的苦难的。“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不知道旧社会的苦难，是比较不出新社会的幸福的。我们必须用丰富具体的历史材料，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揭示旧社会的演变过程和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坚定共产主义终究要代

替资本主义的信念，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共同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文史资料工作的任务，还可为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直接地、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提供可资借鉴的史实。

文史资料工作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经验证明，通过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各界人士政治热情高涨，随着各项政策不断落实，许多老人更热爱文史工作，愿在有生之年，用实际行动为四化服务。“八十何曾老，七十不稀奇，丢掉花甲子，还是小弟弟”，这是多么感人的豪言壮语啊！通过史料的征集，还扩大了联系面，也就扩大了爱国的统一战线。双流地近省垣，南通藏卫，从清末以来，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与著名的活动人物，都与成都息息相关。我们殷切希望亲历过各个历史时期的老人们，解放思想，消除疑虑，秉笔直书，这是件功德无量而又惠及子孙的壮举，应该在所不辞。

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在这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大好时刻，《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欣逢盛世而呱呱坠地，值得庆贺！

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纯属初创，经验不足，人手又少，而且是仓卒成编，疏漏错误失实之处在所难免，竭诚希望读者对本刊资料提出补充订正和质疑意见，多多批评，并请对编辑工作不吝赐教指正。

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

辛亥年双流县的保路风潮

双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

七十一年前，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同志会运动，为反对满清王朝的铁路国有政策，初由和平的请愿，发展为群众性武装起义，使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王朝在四川的封建统治最先生动摇。运动发展的结果，端方在资州的被杀，赵尔丰在成都伏诛，从而更加速了辛亥革命在全国发展的进程。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数千年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四川保路同志会运动，更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双流人民在同盟会员向迪璋等人的发动和组织下，联络四乡会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以最简陋的戈矛刀叉为武器，用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首先赶走盘踞在双流县城的巡防军一个营，管带官庠侠之几被武装起来的同志军擒诛。阴历的七月十五日“成都血案”发生后，一、二日间，环邻几县的同志军集六千之众于双流域，城乡百姓箪食壶浆，牛酒迎劳。如东门外彭家碾的彭姓地主，同志会暴动，全家逃到牧马山上去躲藏，留着长年王少武看家，同志军来，王少武把米仓打开，供同志军食用；他还

约了彭家碾地方的农民，不怕累，连更晓夜给同志军做饭。

新津侯宝斋所率同志军来双流后，声势就更大，成为南路同志军的劲旅。七月十六日，南路同志军冒着滂沱大雨，在侯宝斋、彭子鸿、林大保等统领下，麾师省门，首先发难，与赵尔丰的巡防军接仗于成都南郊红牌楼，从此开创了同志军与清军武装对抗的局面，打响了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武装起义的枪声。红牌楼一仗虽退了下来，却大大震慑了清王朝在四川的最高统治者赵尔丰。双流儿女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为辛亥年四川保路同志会运动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七十一年过去了，保路同志会运动的亲历亲见者大多谢世，这给搜集整理这方面的文史资料带来一定的困难。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辛亥年双流县的保路风潮》，比之声势浩大的运动、感人至深的英勇业绩不及于万一。虽然这样，对于缅怀先烈、启迪来者还是有所裨益的。我们根据有关的资料，走访涉世较深的少数健在的老人，按其回忆，整理成若干片断文字，总其名《辛亥年双流县的保路风潮》，作为献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一周年的菲礼。

双 流 同 志 协 会

四川省的保路同志会在辛亥年五月二十一日召开在省铁路股东代表的临时大会上，宣布成立的，之后各县纷纷响应，相继成立分会。双流县在阴历六月十三日，接省的川汉路股东代表大会成立保路同志会的通知后，即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双流县保路同志协会。之前，省上曾派员来

双流，筹组协会成立事宜。筹备会议是在县城西街双流铁路股东分会召开的。参加开筹备会议的有议事局、县会、团防总局、教育会、自治会等。县令万庆和也参加了筹备会。筹备会由股东分会董事彭修武、彭树堂诸人主持，研究了成立同志协会的人选、决定赴省股东代表并函达各乡镇团总、乡正和各公口大小执事人，令届时率乡民来县，参加保路同志协会的成立大会。筹备会还研究决定了保路同志协会成立后工作步骤，决定其机构设在西街的股东分会内，合署办公（故址为今县公安局）。

开成立大会那天，除了事前通知的各乡镇保民外，在县城还邀集了绅商学界、城会、自治会、教育会、股东分会所属大小执事人、民股代表等共二千余人参加。开会的地点是在西街城隍庙对面万年台前的坝子里（故址为今县文教局地方）。

成立大会上，地方缙绅、股东会董事等，都登台讲话；省上来的保路同志会讲演部王铭新（又名王又新，双流县人，当时任四川铁道学堂监督，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会上宣读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宣言的大意是说，清朝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践踏铁路公司章程，不经任何手续，胆敢把川路修筑权拱手出卖给洋人；他说我们四川人修铁路，早经光绪皇帝恩准，“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就是根据。盛宣怀现在要抢夺川人资产，置川人死活于不顾；而今路存川存，路亡川亡，非保不可，非争回利权不可！王又新的讲话，铿锵有声，慷慨激昂，在大庭广众，具有很大的鼓动性。讲毕，他涕泪俱下，并大声疾呼，要大家一致起来，破约保路。然后，只听见他在呜呜地诉哭，在场

的人也同生感泣。他讲演完毕后，由大会主持人当众宣读川省保路同志会的委任书，委任一位姓岑的为派驻双流同志协会的讲演员兼联络员，负责在双流县的宣讲联络事宜，然后主持人把这位姓岑的讲演员请上台来，介绍给全体与会者。只听见全会场辟辟啪啪一阵巴掌声，表示欢迎。在同志协会的成立会上，王又新还向大家散发了他从成都带回来的《保路同志会报告》的印刷品。第二天，这些印刷品在双流城乡，到处都张贴了出来。

大会在中午十二时场齐时开会，至下午约三点以后结束。会上，公推执双流教育牛耳的耆绅向永钧（字秉之）的长子向迪璋为双流县同志协会会长。向家是双流望族，在股东分会中深孚众望。其他还举出彭树堂、彭子鸿、彭子恭、王辅权、林大保、蔡茂廷、彭远华、彭修武、彭静潭、彭兰村、彭聿宽等为同志协会大小执事，其中有的是晋省代表。这些会中执事人，除向迪璋、彭远华、彭聿宽等系同盟会会员外，其余多为民股股东、缙绅、商会、县会、团会、会党中声望较著的人物。协会成立时，因事前就商县政当道者，得县署允准，所以在开会时人虽众而秩序井然，县令万庆和应邀莅会，他还派有治安警察临会维持秩序。会场门口没有签到簿，大会进行时也允许自由出入。那个时候赵尔丰还没有来赴任，川政由王人文护理，王人文较支持保路运动，在全川各县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同志会时，一般在县上，当局是不持反对态度的。开成立会是六月十三日，正好逢场，四乡农民商贩来双流赶场的甚多，听说西街台子坝在开会，成立同志协会，出于好奇，不少人赶来观看。于是人众越集越多，会场挤不下，大家就往城墙上爬，霎时间城墙上，城楼上全是

人，黑压压一片，全神贯注在倾听万年台上的讲演。但见他们有时鼓掌，有时顿足，有时骂“妈哟”。足以表现人们对满清政府的腐败、把铁路出卖给外国的愤恨！

当天，县署在衙门内大堂上制做了十面大团旗，插在那里。散会后各乡团首、公口领袖就去领受旗帜。大团旗由红布做成，矩形，白布镶的火焰边，套竿竿的边上一绺白布，上面用毛笔直书“双流县××乡同志分会”。团旗由知县万庆和出面亲授。计领得团旗的有：簇锦镇德字社林大保、王少武，县城辅汉公蔡茂廷、叶柱臣，双华乡骆××（团总，名不详，人称骆瓦窑），擦耳岩全福社罗月如、罗玉廷（绰号金眼代王），红石桥王麻么叔（名不详），柑梓树张泗丰，南门外沈家林盘沈长子（名不详），板桥梓朱庚堂，永福乡吴定国（人称吴灯座子）等。其中唯柑梓树会党首领张泗丰号召力大，手下拖有几百人的袍哥队伍。同志协会成立以后，就由他亲自率领，进驻双流县城，维持地方治安。第二天，这支五颜六色的袍哥队伍，肩扛着牛儿炮，拐子火，鸟枪，大刀，矛子，梭标，羊角叉，甚至扁担钉耙，浩浩荡荡，从西门开来，立刻轰动了双流城。一个个打的青纱包头，额头打一个英雄结，鬓间插的耳剑，红绿布束腰，足蹬“双飞燕”薄底丝耳子草鞋，出众得活像舞台上打虎的武松，县城为之骚动，观者哗然。由于张泗丰率众进城助威，大大鼓舞了县民的爱国热情，大家都踊跃参加同志会，县城更加鼎沸起来。

张泗丰的同志军队伍驻双流城，时间虽短，却给双流人民做了件大好事，就是撵走了赵尔丰的巡防军卮侠之部。管带官卮侠之还算足板心擦有油溜得快，未成张泗丰的刀下

鬼。卞部驻双流期间，奸淫估霸，无恶不作，老百姓罹难极深，都说：“宁遭乱党，莫遇防军”。七月初，县城发生了两起事：一起是食盐涨价，群众吃不上盐，群起把官盐店捣毁，储盐被忿怒的群众夺走一空；另一起是火烧武官衙门，把总陈守信失踪。防军因早被张泗丰逐走，这两起事件的发生，群众都安全无恙，皆都是有张泗丰的队伍在县城里助威的缘故。

但是，到了七月十三日，距离“成都血案”的发生只有两天的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双流城却遭到巡防军匪侠之部的残酷报复。先是，防军有意在城外寻衅，继而强行入城，未获准，城门紧闭，并遭到同志军的责骂，卞部恼羞成怒。初来挑衅的巡防军便回去搬兵。不一会，防军倾巢出动，各执火器，四门放火：东门从紫东阁烧拢北巷子，南门从火神庙烧到城门洞，西门从城门洞口烧至一杆旗场口，北门外全部烧光。一时浓烟滚滚，火焰冲天，整个双流城变成火海；惨叫呼号之声震撼环宇。一场空前浩劫之后，双流城外几变成一片焦土。灾后次日，知县万庆和出城巡视，众多铺户、街坊父老，拦路跪呼喊冤，充塞闾阎。后来据估计，被火入户至少在五、六百户以上，县衙无从赈济，县官也只有假惺惺地说些抚慰话了事。

赵尔丰七月十五日在督院枪杀徒手请愿的群众三十二人（这个数字是登记入册、有名姓籍贯职业可查者，其他尚有众多无名可查的，至少在三百人以上），造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后，双流同志协会、同盟会员向迪璋，彼时正在成都，目睹惨案的发生，他义愤填膺，当日下午，受成都同盟会机关的派遣，他邀约一党人为伴，趁城门尚未关闭

前，出东门，雇舟直下中兴场，去联络同盟会和哥老组织。他先在中兴场会晤了中兴场的同志分会长秦载赓、秦省三弟兄，把成都发生的事诉说一通后，舍舟越牧马山，又连夜赶到新津、双流交界的花园场乡间，叩问哥老会首领侯宝斋。不久前他为给侯宝斋做寿，开九成哥老会来过侯宅，故友重逢，格外亲切。他把当天下午成都发生的血案告侯，然后请侯作速兴师，并且把双流他所组织的、由彭子鸿等统率的几千同志军，要求联军，并允侯节制调度。次日大雨如注，侯宝斋按照向迪璋的指拨，率领新津同志军，浩浩荡荡，奔赴双流，汇合双流同志军，约三、四千之众，去围攻省城，援救蒲（殿俊）罗（纶）。同志军虽英勇，但均是未施训练、一呼而至的四乡农民，在成都南门外红牌楼与防军接火后，伤亡数人而败退了回来。头天，双流西门外永福乡同志分会的吴定国，调集民团，组织了数百人的同志军，由团首袁春山带领，把上月在县上领得的“双流县永福乡同志分会”团旗，拿回来后在旗帜的正中加了个斗大的“吴”字，外还套了个大圆圈。红牌楼一仗，团首袁春山，连同他手扛的团旗一并被巡防军虏去。第二天，新津侯宝斋的队伍会同双流同志军要再去攻打成都，吴定国犹豫起来。原因是他耽心团首袁春山在红牌楼失落的团旗，上面有个“吴”字，万一赵尔丰的巡防军“按图索骥”，来双流捉拿他，会有杀身之祸的。但不两天，团首袁春山不但没有被巡防军所杀，反而被放回来，大家才如释重负。可是，袁带回来的，不是永福乡的团旗，而是赵尔丰的一大捆告示，内容是劝大家各安生业，不要受“奸人”蛊惑等语。谁也不愿看，更没有人拿去张贴，大家把它拿来放在鸡罩笼里，一面咒骂，一面用

火烧掉。那时，家家户户烧鸡罩和砍鸡罩很时新，竟成辛亥年双流乡间很流行的风俗。因为赵罩同音，砍烧鸡罩就是砍烧赵尔丰，亵渎他，诅咒他，惟愿他立刻死掉。可见赵尔丰督川的残民祸国政策，那时四川人民对他的憎恨，竟如此的深恶痛绝！

怒 打 官 盐 店

当路事风潮在成属十六州县乃至全川正风起云涌、激烈酝酿武装斗争反对清王朝的时候，双流于辛亥年阴历七月初三日发生了群众奋起捣毁官盐店的事件。

在清朝时候，各省设有盐茶道，叫盐道衙门，县城地方也设有办事机构，以控制盐茶这类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清政府专营专利，实行垄断，当然私人就更不准自由贩运了。若有违制，动辄就以“私盐”论处，轻则科以罚金，重则涉讼坐牢。纵使有不怕事的私盐贩，也不敢轻易铤而走险。至于一般经营盐业的小商小贩，那就应先向官府提出申请，获准后按其本钱大小，发给“盐引”，盐引既是食盐运输的通行证，又是向“灶户”购盐时的官方核准证，具有多种效力。领取盐引时，官府则乘机敲榨勒索，取费极高，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当一部份是仰给盐引的。盐引又分大小不同各种数额，一张盐引该在盐场或口岸购进多少盐斤，有一定规定；如果盐商购进数超过了盐引的规定数，沿途关卡林立，纵有托天本领，也不易通过。由于层层设卡抽捐，那时双流做盐生意的人，能开铺子座庄当老板的几乎没有；只有少数所谓的盐贩子，是在县城里的官盐局买趸卖零。买趸的数量，

平素是一百斤，最多不得超过二百斤。这些小贩本小利微，起早贪黑，每天挑起盐担子赶场摆摊以维生计。

随着保路风潮在全省加剧，川西各处道路阻塞，下川南尤甚。历来双流地方吃盐，是仰赖下河一带如五通桥锅巴盐。这些盐运来双流，一般是走水路，溯岷江而上，经嘉定、眉州到彭山的江口，然后则分为两路：一路入府河在黄龙溪、苏码头或中兴场最后是九眼桥起坎，挑脚陆行经牧马山从双华场到双流县城；一路在江口则沿杨柳河至黄水河或彭家场，两处均可上岸，然在彭家场上岸居多，因为双流官盐局在那里设有堆栈。食盐全系由水上运来的，双流在习惯上就称河盐，或者块块盐。

七月间虽说是洪水季节，正是船帮生意的旺季，眉州嘉定一带，同志会集聚其间，早已不通。河盐和其他生活日用品无法抵境，省垣成都尤甚，油盐柴米一时匮乏。赵尔丰困坐于督署，更形焦头烂额。他几度派成都府尹兼巡警道台于宗潼出动水上警察，配备足够的枪弹船只，试图沿府河打通江口的河运，最后由于同志军的威力，举步维艰，不得不以“违旨抗命”而失败回来。

这时候，双流官局储盐，日渐枯竭，县民食用，几濒不得。贪得无厌的双流地方官吏，见此时盐路梗阻，河盐运不来，而盐贩子的零盐，早已告罄，只有官局一家才有存盐，奇货可居，这正是对县民敲骨吸髓发大财的好机会。擅提盐价的结果，招来物议，引起了一场群众怒吼打毁官盐店的事件，知县万庆和也因此事后来被参革职。

清朝末年，双流县的米价是二百文钱一斗（四十二斤），盐价是三十文钱一斤。按这个比价来说，食盐就已经是偏贵

了，不说一般贫寒人家，就是中等家庭，对盐的食用，也是俭省又俭省的。块块盐买回去，家庭主妇用绳索系牢，在厨下烧菜，待起锅时，掣着绳索，在菜肴里绕上几圈，不管咸淡适口否，就算是放了盐。

正当各地抗粮抗捐罢市时，双流官盐盐价乘机陡涨，甚至一日数涨，涨到六十文时，每斤就比平日高一倍，官盐店还是惜售。经县上咨议局一议，又派了些绅士到县衙去请愿，知县万庆和被迫出晓谕，不准食盐再涨价，然而无济于事。殊不知未过几天，至七月初三日，是逢场天，街上赶场的四乡农民也较多。有几十个农民，等候在东街官盐局门前，待盐店开门时买盐；而盐店总是拒不开门。已经是上午十点钟过了，等候的群众胸中早已郁积一盆怒火。不多久，一个书獃模样、长衫拖拖的中年男子，从侧门出来，右手提了一面粉牌往柱上一挂，牌上用铅粉写着“今日盐价每斤六十二文正”的大字。群众举目一望，顿时哗然。开门后，群众还是忍耐着按捺下胸中的愤怒，一斤两斤，照数买盐付钱。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多农民是旋在市场上把东西卖成现钱后再赶来盐店买盐的。这时盐店总办见今天买盐的人特别多，就随意把盐价涨到每斤六十四文，继而又涨到六十八文。不到晌午的时间，终于涨到了七十二文，群众的忍耐也终于达到了爆发点。有人喊一声“打！”于是众口一词的都在喊“打！打！打！”一片怒吼声震动屋宇。

霎那间东街被众多的人群扎断了；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像暴风雨前的闷雷，轰轰作响。不久，砖头瓦块、破草鞋、死老鼠，还有茄瓜小菜，像急雨点似的，都唏哩哗啦直往官盐店里扔，只听见一阵吆喝声，咒骂声，玻璃破碎声之后，

门窗被砸坏，家具被打烂。街面上人群越集越多，人们还在继续不断的扔石块。整个官盐店，转瞬变成了个大垃圾桶。

开初出来挂粉牌的那个书辨，这时从官盐店内堂出来，把毛辫子衔在嘴上，越发显得狰狞。他手上捏一根二节子棒棒，凶神恶煞地威胁围堵群众，手上的棒棒不断挥舞。没多久，终于被大家轰跑了。

盐店总办见势不妙，硬的不行来软的。他笑容可掬的出来，对街面上黑压压只见人头攒动的群众，说了几句敷衍话；一面朝大家拱手，一面令店伙计快快关门，并还阴使人跑到武官衙门，去报告总爷说，今天有“匪人”煽动，要抢官盐店。武官衙门也在东街上，碍于人手少，不便出面干涉，把总陈守信派出缉捕差役，绕道直奔东门外湖广会馆去搬兵。

东门外的湖广会馆，是清末双流县官办的巡警传习所。捕差搬了十来个警察学生，手上提着哭丧棒，跑步进了东门城，走到五块石地方，一见官盐局门口的围堵群众，大多是本街坊的，有的是公口上的熟人，更多的是张泗丰的兄弟伙，朝不见晚见；警察学生回头又看屁股后头未曾跟着来有巡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故意拉大嗓门吆喝吼骂了一阵。未见人群散去，便忙着回湖广馆去吃饭去了。

官盐店那一节东街，人群还是越聚越多，大家都气忿到了极点，大有要把官盐店捶平之势。知县万庆和在衙中闻报，他不顾七月的暑热，纬帽朝珠，披挂顶戴得齐齐楚楚，坐着八抬大轿，前呼后拥，亲临弹压（清朝官制，知县为七品官，为摆威风，举步动辄坐轿。从县衙出门到东街，哪怕